

原罪
ORIGINAL SIN

一个临时速记员在刚刚接手工作的第一天就出现在了死尸现场，对他的职业生涯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刚刚在两个月前庆祝其十九岁生日的曼迪·普锐斯，现在已经被公认为是克瑞雷夫人麾下最高秘书处的明星了。9月11日星期二的早晨，她去佩弗雷尔出版社参加了面试，对于此事，她并没有过多的担心。她所真正在意的是雇主能否符合他的要求。这份工作是在上周五晚上六点钟去秘书处领取薪酬时知道的。而在此之前两周的工作都很无聊，因为她的主管只把秘书这一行认为是一种身份象征，而完全不了解如何挖掘她自身的潜能。她已经准备尝试一些新的，令人兴奋的工作……

上架建议：悬疑/推理

ISBN 978-7-204-10911-1



9 787204 110911 >

定价：39.80元

原 罪

作者 詹姆斯
翻译 郭琰晖 邱 嘉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教学模式的引导下，她最终能够用英语流利地说、写、拼，甚至优雅地表达。大部分时间里她觉得这是一个她无法实现的成就。虽然她从来没有滔滔不绝的表达一些怪异的观点，但她认为这种能力和长期与克罗夫特夫人相处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她天生的本性。在关键时刻，她的文学才华无论从商业角度或是社会意义来看，都是一种资本。何况曼迪打字十分熟练，而且能够应对各种的文字处理。尽管曼迪认为自己能够很容易地找到工作，但是她自始至终一直不愿意离开克瑞雷夫人。这不仅仅是因为她那所舒适的小屋，更重要的是她在办事处里举足轻重的地位。她是一个被周围人所认可的出类拔萃的人才。有时，周围的男雇主们会给她一份长期的工作，并承诺除了年度奖金、餐券和慷慨的养老金之外，还会额外给她一些工作奖励。但曼迪终究还是留在了最高秘书处。她对秘书处的忠心已经不再是物质诱惑所能动摇的了。她有时认为那些雇主们有一些大男子主义。克瑞雷夫人的心结主要是由于她自己认为男人都不是好东西，而且离开了他们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由于这种僵持的对立心理，她的生活总是充满各种各样的抗争：是否要留下一些有能力的员工，是否要继续和她的丈夫同居一室，是否仍然和税务监察员、银行经理及办公处的房东斗嘴。而曼迪自始至终都扮作一个她的同盟、知己和同情者。克瑞雷夫人的爱情生活与其说是来自于双方的理解，不如说是一种放荡的意愿。因为在十九岁的曼迪的印象中，她的雇主事实上很可能想和比她年长的男性上床。这些人有的至少已经50岁了，长相平平，偶尔还徘徊在办公室门前。但这种想法十分的怪异，她不敢继续往下想了

雨接连不断下了一周，似乎注定周二必然是一个晴朗的日子，阳光时隐时现地从低洼的云层中透出。从斯特拉特福东出发路程并不远，但曼迪给自己留了充分的时间，当她走下高速路的时候才九点四十五分，然后从石榴石大街往下，沿着维平，正好走进因诺森特小径。她以步行的速度颠簸前行，最终走到了铺有大卵石的路上，路的北面是一堵十英尺高的灰色砖墙，南面矗立着隶属佩弗雷尔出版社的三座建筑。

第一眼看到因诺森特大楼时她觉得有点失望。这是一座气势宏伟但不十分引人注目的乔治王朝时代的房屋，而这完全是基于她所学的知识而不是感觉做出的判断。从外表看上去，这和她伦敦广场周围看到的排房没有什么不同。前门是关着的，除了镶着八扇窗户的四层楼和两个围着别致的锻铁护栏的阳台

在着一个鲜活的世界。最后她看见桌子上摆着一个小型录音机。

曼迪走了过去，用手拿起它，就像拿起一件贵重的宝贝一样。她说：“这里的就是那盘磁带吗？就是那个名单？你想把它编译成文本？”

艾蒂安小姐看着她，沉默了片刻，说：“是的，编译出来，一式两份。你可以使用布莱凯特小姐办公室的打字机。”

就在这一瞬间，曼迪知道了她已经得到了这份工作。

2

十五分钟之前，杰拉德·艾蒂安，佩弗雷尔出版社主席和常务董事，正要离开会议室回到他在底层的办公室。突然间，他停下脚步，慢慢退回到屋子的暗影处，脚步轻盈得就像一只猫，然后从阳台的栏杆后注视着楼下。楼下大厅里一个女孩头朝上看着天花板，正用脚尖原地慢慢地旋转。她脚下穿着一双高及大腿的黑色长筒靴，靴筒边上的亮片一闪一闪的。上面是浅黄褐色的紧身短裙，外披暗红色的天鹅绒短上衣。一只纤细而优美的胳膊搭在头上那顶引人注目的帽子上。它看上去是由红色毛毡做的，帽檐很宽，前部翘起，装饰有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饰品：鲜花、羽毛、彩条和网眼花边，甚至还有小的玻璃碎片。她旋转的时候，这些饰物不停地反射着亮光，在他眼里，孩子般尖尖的脸被缠绕在一起的黑色头发遮住了一半，上面系着奇怪的布条。这本应使她看上去十分可笑，但相反，她却显得十分迷人。他独自一人笑了，而且笑出了声，突然，一种自从他二十一岁以来从未有过的狂热占据了她的内心，他想冲下楼去，把她搂入怀中，在大理石的地板上翩翩起舞，穿过前门，漫步到波光粼粼的小河边。她停了下来，跟着布莱凯特穿过了大厅。他站在原地，细细品味着这种冲动的愚昧的想法，对他来说这不是性的问题，而是在感官世界中对年轻时的、爱情的、欢笑的、无忧无虑的、返朴归真的记忆的渴望。现在所有这一切已经荡然无存。杰拉德·艾蒂安一直笑着，直到大厅里空无一人，然后慢慢地走回到了他的办公室。

又过了十分钟，门开了，他听得出这是他妹妹的脚步声，所以没有抬头就说：“那个带帽子的小孩是谁？”

“什么帽子？”她看上去有点不理解，然后接着说，“哦，是从秘书处来的

在发卡上的浅棕色的头发垂到了她灰色大衣的领口上。她的鞋穿着显得有点紧，手包是黑色的，在她的脖子上围着一条薄绸的丝巾。当齐记得在她父亲火化的时候她穿的是一样的衣服。当时的气氛很低沉，这件衣服很好地展示了她的外表而又不失庄严肃穆之感。黑色与白色素雅朴实的搭配使她看上去显得非常年轻，更能突出他们父女的相像之处，一种温文尔雅的举止表象让他回忆起他年轻时曾经遇到的那个女子。她远远地坐在一旁一动不动，但是她的手却显得躁动不安。他知道在她右手中指上佩戴的戒指是她母亲的订婚戒指，当她不停地在黑色绒面革的手套上用力转动它的时候，他仔细地看。他一时间不知是否应该伸出手去默默地抓住她的手，但是当想到这可能让彼此都感到很尴尬时，他压制住了这种冲动。他不能在回因诺森特小径的一路上都握着她的手。

他们彼此有爱慕之情。他知道在因诺森特大楼里他是唯一一个她能倾诉肺腑之言的人，但是他们都没有开诚布公地表露出来。他们居住的地方只有短短的一个楼梯之隔，但平时只是在公务上有所来往，两人尽量避免冒犯对方或是给对方造成不便，想到自己的爱慕之心可能会引起对方的不悦，而引起自己懊悔不安，双方都深感忧虑。结果，当他们相隔数里彼此不能相见时，他们自然就会想起对方，希望彼此能够相互陪伴。而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畅谈一切有关书籍、诗歌、戏剧、电视节目以及偶尔的关于周围的人的话题。弗朗西斯在闲聊的时候过于认真，以致于他有时会很不情愿地与她就新的制度进行争辩。他有他的工作，在因诺森特小径12号底部的两层有他的安居之所。无论哪一个地方他都不会呆太久，但是他已经七十六岁了，无法继续去闯荡拼搏了。他知道在他所拥有的东西当中，他居住的两层小楼在他心里意义非凡，他必须小心谨慎地处理它。坐在高背的椅子上，面前垂下来的窗帘恰好挡住了总在脑海里若隐若现的、屋外缓缓流动着的小河。他在炉火前伸了伸腿，眼前呈现的是他们少有机会共进的晚餐。此时对面的她给他冲咖啡去了，他能够依稀听见她在厨房轻手轻脚地走动，并且能够感觉到一股醉人的平静，这种感觉逐渐占据了她的内心，致使他觉得在他的生活中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她的客厅贯穿了整个房子。里面的一切都令人感到向往：独特的大理石壁炉优雅的造型，壁炉架上方18世纪佩弗雷尔和他的妻子及其子女的油画，小巧的安妮皇后的办公桌，壁炉两旁红木的书架，上方装饰有三角楣饰和两个精致的巴黎安瓷制的罩着面纱的新娘头像，英国摄政时期的餐桌和六把椅子，色彩

这是你的义务，但是这种义务已经伴随他的死而终结了。我们不能仍然受他的死亡束缚着。”

就在这些话不经意地脱口而出的时候，他感到后悔了，心里忐忑不安地怕她问起诸如“那么你呢？你会受死亡束缚吗？那么你的妻子和你走失的孩子呢？”他紧接着说：“如果你能够随意去选择的话，你愿意去做什么？”

“和孩子们呆在一起，我觉得也许应该当一名小学老师。我已经拿到了学位。我只需要经过额外一年的培训就能胜任。并且我非常想在乡村或者小的城镇工作。”

“那就去做吧。你完全有自由去选择。但是不要去寻找幸福。在一个合适的地方找一个合适的工作，过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如果你幸运的话，幸福自然会找上门来。我们大多数人都会从中分享应有的快乐。尽管有些人付出的很少，却享受着比我们更多的乐趣。”

她说：“我很惊讶你没有引用布莱克的诗句：将快乐和忧伤精心地编织，织成一件神灵的服装。然后怎么说的？”

人生来就要面对快乐和悲惨

只要能明了这一点

我们就不会再受伤害只是你不相信神灵的服装，不是吗？”

“当然不信，我觉得那最终是自欺欺人。”

“但是你确实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受到伤害了。并且你了解了什么是憎恨。我认为自始至终我都知道你恨杰拉德。”

他说：“不，你错了，弗朗西斯。我并不恨他。我对他没什么感觉，一点都没有。这就使我远离了他所带来的危险，你曾经能够这样做的。我们还是一起下棋吧，好吗？”

他从橱柜的角落里拽出了一个很重的棋盘，她把餐桌搬到了两把扶手椅之间，然后一起在桌面上摆好了棋子。双方猜拳后决定了由她优先选择黑方或者白方，他说：“我觉得你应该让我一个卒，以体现对年轻人的谦让。”

“没门儿，你上次赢了我，我们打成了平手。”

她自己感到很吃惊。若是当初，她本应该就此妥协的。在这种微妙而自信的举动之下，他开始用他僵直的手指摆放着棋子。此时，她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一丝满意的微笑。

多的墓地了。她如果这样想就太轻率、太不近人情了。退一步说，如果她不得不选择死亡，她也应该换个其它的地方。毕竟，很有可能是你当时去了那个小档案室，然后发现了她。那样做一点儿都不让人感到舒心。”

布莱凯特还说过：“新上任的临时雇员曼迪·普锐斯可真倒霉呀，但我不得不说她当时真的很镇静。要是别的女孩的话早就歇斯底里大叫了。”

“对一个死尸大叫大嚷太没分寸了。死尸又不能把你怎么样。如果她在一生中还没有遇到过比这更糟糕的事情，就算是幸运之极了。”

布莱凯特小口抿着酒杯里的雪利酒，从高矮不齐的瓶口间仔细观察者她的表姐，好像从来没有看到过她表现出如此的冷漠。她的腿粗壮有力，但被她那敦实的身躯压得仍略显出一点儿静脉曲张的迹象，而她的脚踝看起来十分匀称。一头浓密的秀发被盘成一个圆形的发髻（自从布莱凯特第一次见她，她就从来没有换过），虽然曾经被染成棕色，现在看来除了有一点点发灰以外，还是那样美丽。笑容可掬的脸上看得出是经过风霜磨砺的。有些人可能会说这是一张明白事理的脸。一个精明的人具有的明理的脸，而这个人芭芭拉·皮姆最优秀的女性之一，但是没有一丝芭芭拉·皮姆女主角应有的温柔与缄默，在残忍无情的应对乡村里出现的问题时，无论是针对丧失之哀，还是执拗的少年圣歌队员，她的生活总是充满着快乐与责任，就像每年礼拜仪式一样一成不变发展下去，并且应对自如。因此，布莱凯特的生活也显得有条不紊，主次分明。布莱凯特觉得她对于她的生活、工作、甚至情感没有丝毫的驾驭能力，同时她把已经奄奄一息的亨利·佩弗雷尔认为是她自己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

她突然说到：“琼，我觉得我不能再在佩弗雷尔家族里干下去了。杰拉德·艾蒂安正在变得越来越缺乏耐心。我甚至不能去帮他处理个人来电事宜。现在他会把所有来电接到他的个人办公室。佩弗雷尔先生以前会把门微微敞开，并且用那个挡风用的假蛇把门支住，有时会发出嘶嘶的声音。后来，杰拉德先生把门关住了，为了给他腾出更多的隐私空间，他还用一个高大的橱柜顶住了玻璃的格栅。一点儿都不人性化。它甚至挡住了照进来的太阳光。虽然那个曼迪·普锐斯的所有工作都必须经手克劳迪娅小姐的私人助理，爱玛·温赖特的许可，但是我还得和那个临时雇员一起工作。她应该和爱玛呆在一起。现在杰拉德先生已经重新设置了格栅，这样一来我的办公室就变得更挤了。佩弗雷尔先生一定不会同意在餐厅的灰泥天花板和窗户之间立一个格栅。他非常讨厌格栅，

让他们俩觉得自己很愚蠢或者是在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上下大功夫的话，她根本无法否认这样的言语。他再没有提到结婚的事，但是她诚惶诚恐地意识到，至少有点儿觉得，这种想法正在成形。

当她那晚从火葬场回到家的时候，她向西蒙先生问候了一声，随后就走进了后屋。德克兰正凝视着一幅小幅的肖像画。她喜欢在一旁用一种似乎将转瞬即逝的爱慕之情观察他，而他则站在那里津津乐道。那是一幅关于18世纪的妇女的肖像画，她穿着低领的连衣裙，褶边的无袖女士衬衫的颜色显得柔和秀美，假发下浓妆艳抹的脸颊看上去实在是可爱有加。

他说道：“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钱的情夫包养下来的。与其说她是一位夫人，不如说是一个妖艳的情妇，不是吗？我觉得那个人可能是理查德·科里。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可算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你明白了吧，亲爱的，我为什么不得不得到它？”

“你从哪儿找到的？”

“一个女人在外张贴一些她认为是原版的素描画。但它们不是，这个才是。”

“你花了多少钱？”

“3.5英镑。她应该还能再便宜一些。她显得很着急。我喜欢在付钱的时候给的价格比预计的稍微高一点，这样会让我感到很开心。”

“我觉得这幅画至少值这个价钱的三倍。”

“至于另外一幅，很可爱，不是吗？我指的是东西本身。有一缕头发在她身后蜷曲着。我不觉得这个东西能够摆放在前屋，它很容易瞬间就被划破。老西蒙的眼神可不是看上去那么清晰。”

她说：“在我面前他看上去显得很病态，难道你不觉得应该劝说他去看医生？”

“没有用的，我试过了。他不喜欢医生。如果他们把他送进医院他会感到很害怕，他更讨厌医院。对他来说，医院就是一个死人呆着的地方，他一点儿都不想提及关于死的事情。如果你的家人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杀害，你也就觉得不足为奇了。”

现在，他转过身背朝着她，眼睛盯着摆在一旁用于遮挡光线的花样图案的丝质方巾，他说：“你已经和杰拉德谈过了？”

地听着，一个接一个地问着问题，从内心里知道这是一种他认为能够与她分享的乐趣。但是她又意识到这种欺骗仅会使她内心中的矜持和胆怯变得更加有负罪感，这条河已经变得越来越可怕，因为她无法承认这种恐惧，同时，她和他父亲的关系也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谎言而变得越来越疏远。

但是她给自己创造了另一个世界，晚上睁着眼睛躺下，在闪闪发亮并让人极不舒服的护理室中，像出生前的婴儿一样蜷缩在硬板床上，她会感到有一丝安全感。在这种虚幻的生活中她还有一个妹妹和弟弟，一起住在一所巨大的牧师住宅里。那里有一个花园，里面有一排排的果树和蔬菜，另一边是一片碧绿的草坪，中间被整洁的方形篱笆隔开。在花园的一旁是一条缓缓流动的小溪，只有几英尺深，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跳过。还有一棵橡树，上面建有树房，像农舍一样舒适，他们还可以坐在里面看书和大口嚼着苹果。他们三个人睡在一间护理室中，从草坪和玫瑰花园看过去，可以直接眺望到教堂的钟楼，这里没有任何嘈杂的声响，没有河水的味道，没有恐惧的景象，只有亲切和宁静的气息。当然她的母亲也在那，高高的个子，穿着一条蓝色的长裙，穿过草坪朝着她走了过来，伸直了胳膊等待着她跳入怀中，因为她是她心中最年轻的、最疼爱的孩子。

她知道在这个令人畏惧的世界中，有一个人是最适合她的。她可以嫁给詹姆斯·德威特，然后搬进他在希尔盖特村的迷人的小屋生儿育女。她完全可以凭借这份爱情了解到他的善心，无论他们的婚姻将来遇到什么问题，彼此之间不会有暴力和抛弃。她本打算告诫自己，一旦下定了决心就不会去在意他，但是最终在他内心中却发现了善心和温存，这就使他们之间可能有了肌肤之亲，这是用报答他的爱情的最少的代价来换取彼此爱慕的最高的保证，他们相信关爱最终会带来爱情。但是三个月中她一直是杰拉德·艾蒂安的情妇。就在这个令人惊讶的真相被揭露的时刻，她觉得她不能够再接受詹姆斯去碰她。杰拉德会随意地谈起她，同样也会漠不关心地抛弃她，这已经剥夺了她应该拥有的第二次安慰。

在她的印象中，河水总是充满着恐惧与害怕，一点儿也不浪漫和神秘。在杰拉德残忍的抛弃下，她觉得这种恐惧感已经和童年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条泰晤士河成为了一条黑暗恐怖的载体；那扇被河水浸透、缠满水藻的大门一直通向坚固的塔楼，里面不断传出斧头的重击声，潮水不断拍击维平曾经被

后来对他们应该表现出应有的尊敬。如果你相信你在报纸上读到的一半的话，你会认为她的哥哥对整个家族没有什么关系，不管是不是伯爵。噢，也好，活得越久经历的越多。”这是德梅里夫人谈话时一如既往的结束语。

在她来的第一个周一，阳光明媚，他们简直认为已经回到了夏天，她羡慕地看着第一批员工五点半的时候上了汽艇，被带到查林十字街。她冲动地问弗雷德·鲍林，一个水手，是否能让她顺路搭一程。他没有反对，她就跳了进去。去那儿的一路上，他都坐在机轮旁没有说话，正如她所预料的，他一向如此。当人们下船的时候，他们转到下游，向因诺森特大楼方向航行，她开始问他有关河的事情，并对他的学识感到很惊讶。他知道每一栋建筑物的名字，熟悉每一段历史，认识每一个水手，能叫出来每一艘船的名字。

从他那里，她知道了克丽欧佩特拉方尖碑始建于公元前1450年，放到了赫利奥波利斯的伊希斯神庙的前面，然后于1878年被拖到英格兰，矗立在了河畔。这只是一对儿中的一个，另一个现位于纽约的中央公园。她能够想象这个中心用石头制成的巨大的容器被汹涌的波涛拍打着，像一条巨鲸一样在比斯开湾乘风破浪。他指着黑衣修士桥旁边的多格特上衣和徽章划船赛的公共用房，给她讲关于多格特上衣和徽章划船比赛的事，那是自1722年起开始启动的，路线是从伦敦桥的老天鹅酒店到切尔西港口的老天鹅酒店，是世界上第一次单人双桨赛艇比赛。他的侄子曾经也当过桨手。当他们航行到塔桥的巨大桥柱的时候，他能够告诉她每一个桥墩的长度，高桥离水面有142英尺。当他们到达维平时，他谈到了詹姆斯·李，一个来自富勒姆的市场园丁，1789年他在一个农舍的窗户前看到了一棵形态优美的花株，那是一个水手从巴西买回来的。詹姆斯·李以八英镑的价格买下，然后作了一些分枝栽种，第二年他又以每株一个基尼（英国旧金币）的价格卖了300株，发了大财。

“现在，你觉得那株植物是什么？”

“我不知道，鲍林先生，我对植物一无所知。”

“那么你呢，曼迪？猜猜看。”

“不会是一株玫瑰吧？”

“玫瑰？当然不会是玫瑰！英国那时候已经有玫瑰了。哎，那是一株倒挂金钟。”

曼迪盯着他，发现他满是皱纹的棕色的脸颊依然面向前方，微微透出一丝

·艾略特。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选择，我的意思是古典类。那是你的论点，不是我的。如果他们喜欢去享受廉价的浪漫小说，书本身又有什么错？如果它能引导人们走向更高的境界，认为流行小说的正当意义只是一种屈尊的观点。话说回来，你和加布里埃尔所想的是更高层次的东西。”

当齐说：“你说的是不是一个人不应该做出有价值的判断？我们在生活中每天都在这样做。”

“我说的是你不应该对他人做出判断。我说我作为出版商不应该那样做。无论怎样，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争论：如果我不能在畅销书上有利可图，无论好坏，我也无法再出版不畅销的书了，因为你所看到的是有辨识能力的少数人群。”

弗朗西斯·佩弗雷尔转过身来面对着他。面色凝重，她发现很难控制她的嗓音。“为什么你始终坚持说‘我’？总是‘我会这样做，我会那样出版’。你可以成为主席，但你不是公司。我们在一起才是。我们五个人。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图书委员会。那是下周的事情。我们应该一起讨论一下因诺森特大楼的未来。”

“我们正在这样做。我建议我们接受报价，然后仔细准备协商事宜。”

“那么你建议我们应该搬到哪里？”

“在港口区的办公室。可能是在下游。我们需要讨论一下是否要买下或是长久租用那里。怎么做都可以。那里的房租从来没有降过。港口区一直是价格昂贵的地段。现在港口区轻轨正在施工，隧道将要被延长，交通会变得更加便利。我们不需要再坐船了。”

弗朗西斯说：“这么多年之后要解雇弗雷德？”

“我亲爱的弗朗西斯，弗雷德是一个很有潜质的水手。他要再找一份工作不费吹灰之力。”

克劳迪娅说：“有点儿太匆忙了，杰拉德。我同意这所房子很可能被卖掉，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在今天早上作出结论。在纸上写一些东西，比如数字什么的。然后当我们有时间的话再去考虑。”

杰拉德说：“如果我们失去报价呢？”

“有那种可能性吗？算了吧，杰拉德。如果赫克托·斯库尔伊想得到这栋大楼，他是不会撤回资金的，因为他必须等一个星期才会有答案。如果这能让你

为什么不想让我呆在那儿的原因。他知道我一定会反对。他也知道如果我说的话我会阻止他这样做。”

曼迪看到她似乎要哭了，但那是一种愤怒的眼泪。这让她感到很尴尬，急切地想去安慰她，但是却不安地觉察到布莱克随后会对这种异乎寻常的自信感到懊悔。她说：“他不是一个好家伙。我看见过他对待你的方式。为什么你不离开这里，试着找一个临时工作？然后告诉他什么时候他就可以离开他的工作了。”

布莱克，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试图挽回她的尊严。“别傻了，曼迪。我并不打算离开。我是一个资深私人秘书，不是一个临时雇员。我从来不是，永远也不会是。”

“还有比临时工作更糟糕的事情。来点儿咖啡怎么样？我现在就能冲好——不需要等——再加上两杯速溶巧克力。”

“好吧。但是别再浪费时间和德梅里夫人闲聊了。当你完成现在手头上的工作的时候，我这里还有一些打印的副本给你。还有，曼迪，我和你说的话要保密。当时我应该低调一些，不应口无遮拦。我想让我们之间的谈话只发生在这间屋子里。”

没有机会了，曼迪想。难道布莱凯特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话已经在这栋大楼里传遍了？她说：“我可以缄口不言。这与我毫无关系，不是吗？当你离开的时候我也会走的。”

当她办公桌上的电话响起的时候，她几乎没能站立起来，她听到乔治焦虑的声音，但是其中还带有一种很难觉察到的阴森的平静。

“曼迪，你知道杰拉德在哪儿吗？我无法让布莱克从合伙人会议中脱身而出，并且卡琳夫人也在儿。她要求会见杰拉德先生，我不知道我还能把她拖延多久。”

“不用担心，布莱凯特小姐在这儿。”曼迪把话筒递了过去。“是乔治。德梅里夫人正在接待室大吵大嚷的要见杰拉德先生。”

“她见不到的。”

布莱克接过地话筒，但是还没来得及说话，办公室的门就被用力地推开了，随后卡琳夫人闯了进来，把曼迪推在一旁，阔步向前方的办公室径直走去。一瞬间她又转过身朝着他们。

“周一下午我补充了一下日程安排，然后把它放回了抽屉里。以后我就再没有见过它。”

“昨天早上还在那儿。如果你没有拿走它，你一定要找到是谁拿走了。我认为你很清楚保存好我们的日记是你不容忽视的责任。如果你找不到那本日记，我会很高兴地要回那支铅笔。它是金子做的，我宁愿把它带在身上。”布莱克的脸显得通红。克劳迪娅·艾蒂安看了看，眼眉讥笑般地向上挑了挑。曼迪，觉察到了有种火药味儿，立刻翻看着速记本中的摘要，好像他们之间突然变得难以沟通。

布莱克的声音听上去有些歇斯底里。“你在指控我是个小偷吗，杰拉德先生？我在这个办公室里已经呆了二十七年了，但是——”她的声音突然停止了。

他不耐烦地说：“别傻了。这里没有人指控你任何事。”他的眼睛盯着缠绕在档案柜把手上的那条蛇。“看在上帝的份上把那个该死的蛇扔了吧。丢到河里去。那个东西让整个办公室看上去像一个幼儿园。”

他走进他的办公室，他的妹妹跟在后面。一句话没有说，布莱克拿起了那条蛇，然后放进了她办公桌的抽屉里。

她对曼迪说：“你在看什么？如果你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我会立刻给你找些事情的。在这之前你可以给我冲杯咖啡。”

曼迪，在得知德梅里夫人讲述的新的小道消息之后，很乐意地按照她的要求去做了。

14

德克兰旅行乘坐的船将要在六点半到岸了，当克劳迪娅走近她哥哥的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六点一刻了。他们是整栋大楼里的最后两个人。杰拉德每周四的时候都工作到很晚，但是这天晚上绝大多数雇员都计划早些离开，去逛周四晚上的夜市。他在台灯微弱的灯光下坐在他的办公桌旁，正要站起来的时候她进来了。他在她面前总是表现得彬彬有礼，尽善尽美。她曾经想知道这是否是一种保持距离的手段。

他在他的对面坐了下来，丝毫没有任何迹象地突然开口道：“是这样，我会义无反顾的支持你卖掉因诺森特大楼。我会按照你所有的计划行事以达到最终

的景象。

从查林十字街港口发起的班船晚点了五分钟。向来准时的德威特先生这次却匆匆忙忙地跑向舷梯，弗雷德·鲍林差点认为他一定会被抛下了。

德威特先生言简意赅地解释道：“抱歉，我睡过头了。多亏你们在这里等了我一会儿。否则我不得不乘坐第二班船了。”

通常第一班船次乘坐的人现在都到齐了：德威特先生、她本人、麦琪·菲莱杰拉德、从广告部来的艾米·霍顿、授权部的埃尔顿先生和仓库的肯。布莱克像往常一样坐在船头。她原本想独自做到船尾，但是那样做很可能会引起别人的疑心。看上去她对自己的每一句话、每一种行为都表现出异常的留意，好像她已经经过审讯了似的。她听见了詹姆斯·德威特告诉大家的话，说昨天晚上弗朗西斯小姐很晚才给他打电话，告诉他当齐先生遇到了劫匪。事情就发生在他朗读完他的诗篇之后。他很快就被两个在酒吧的人发现并且被送到了圣托马斯医院的外伤处紧急处理了。在那里他承受了比被劫持更难忍受的惊吓，但是现在完全没有事了。布莱克没有任何评论。这只不过又是一次轻微的事故，又走里一次霉运。与一直拖累她自己的焦虑相比，这根本不算什么。

通常在整个行船的过程中她都非常享受。她有这种感觉已经不止二十五年了，并且从来没有对此失去过兴趣。但是今天，一路上所有的地标性建筑看上去只不过是一些通向灾难而令人畏惧的舞台背景：黑衣修士铁路桥上精美的铁艺；南沃克桥大桥，上面有克里斯托弗·雷恩在南沃克桥堤道上跨河建造的台阶，那是他在监督圣保罗大教堂的施工中设计的；还有伦敦桥，桥的两侧曾经钉着几个大铁钉，上面用来悬挂叛徒的头颅；以及长满了绿色的水藻和杂草的叛徒门；塔桥下的灵魂洞，在很久以前死者的骨灰就是从这里被撒到了城市的边缘；伦敦塔桥，建有白色和淡蓝色交错的高架走道，顶部装饰着耀眼的金色徽章；和涂有大西洋色彩的皇家海军舰艇贝尔法斯特号。她告诫自己这种焦虑是非常愚蠢并且毫无必要的。对于这种内疚感她只有一种微不足道的解释，也许真的没有必要这么大动干戈或者受到谴责。她只需要打起精神，然后一切都会好的。但是她的焦虑，现在可以说是一种揪心的恐惧，每一分钟都在不停地膨胀，这让她与因诺森特大楼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看上去她的心情影响着环境中的每一个人。行船的途中，德威特先生也是经常一个人默默地坐在一边看着文章，而那些女孩们总是滔滔不绝地聊着天儿。但是唯独今天早上，在整个

全貌，它像一个巨大的蜂窝状的铅笔，在顶部装设了照明灯；临近建筑的跨越形成巨大的白的弧线；古老的西印度码头旁平静的水面以及码头旁的轻轨铁路和上面行驶着的像机械玩具一样的火车。这座由玻璃和混凝土建造而成的城市随着新兴企业的拔地而起变得越发忙碌不堪。她俯视窗外，可以看见色彩斑斓的，变幻莫测的行进的人群，他们中一半儿是男性，另一半儿女性，都在为他们的不停奔波着。另外一个阳台面朝西南，从那里可以眺望到泰晤士河和河上面像乌龟一样运作着的老掉牙的交通、驳船、水警的快艇、伦敦当局的港口、向上游行进停泊在塔桥的游艇。她喜欢这种反差所带来的刺激感，从新到旧，从静止的水面到浪花起伏的河流，T. S. 艾略特曾经把这样的河流称之为强壮的棕色之神。

这个公寓尤其适合一个警官居住，在主入口处有一套对讲系统，两把安全锁和一个安装在前门上的链条。在底层有一个供住户独立使用的车库，重要的是住户自己拥有它的钥匙。从这里去新苏格兰场是十分方便的。毕竟她住在河的这一面。但是也许她偶尔会乘船去威斯敏斯特码头。她会逐渐了解这条河，了解它的历史和现状。早上她会在海鸥的鸣叫声中醒来，然后这个白色清凉而空旷的世界。身处微光闪烁的河水和晴朗湛蓝的天空之间，她会感受到一种似曾相识的冲动，这种感觉一定和她开始接触宗教经历时的感觉很相似。她有一种强烈的需求，在物质方面显得特别明显，想要去祈祷、去褒扬、去感激、在不知对方是谁的情况下开心地朝着他或她大叫，这种感觉要比因为健康的体魄、已有的成就，甚至生活在这个美丽的物质世界更加震撼人心。

她把那个旧书架留在了旧的公寓里，但又在面朝着窗户的整面墙上重新安装了一个新的，艾伦·斯库利跪在包装箱的旁边，正在整理她的书。自从认识他以后，对于她所学到的许多东西她一直倍感惊讶。这些作家中没有一个是她在上学期间遇到过的，但是现在她十分感激安克罗夫特综合学校。那里已经为她打好了基础。那些她曾经高傲的鄙视的老师，如今如她所知已经献身于工作中，立志强化学科教育，解决大班学生的矛盾，应对不同种语言的沟通，满足竞争的需求，处理一些有关孩子们的耸人听闻的家庭矛盾以及帮助他们通过考试，最终打开他们通向未来的大门。但是她接受的大部分教育都是在学校里。在成排的自行车棚和宽阔的柏油操场上，她学会了几乎所有关于性的无关紧要的东西和其他不值得一提的能力。其间艾伦一直在背后帮助着她，为她付出了

很多。他教会了她如何读书，不以一种屈尊的态度去看，不把自己看成是皮格马利翁类的人物，而是乐意去和别人分享他所钟爱的东西。现在是该这样做的时候了，也是结束的时候了。

她听着他的话音：“如果我们休息一会儿的话，我会冲一杯咖啡。你是在欣赏风景吗？”

“欣赏风景。心满意足。你怎么看，艾伦？”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这间公寓，她在房间里放了一个新的玩具，以此展示出这是一个孩子引以为荣的地方。

“当你最终安顿下来的时候我一定会对这里恋恋不舍的。我是说当你收拾好之后我亲眼所见。这些书怎么办？你想分别按照诗集、小说、散文来分类存放？现在我们把达格利什的挨着笛福的放在一起。”

“笛福？我不知道我还有笛福的书。我一点儿都不喜欢笛福。哦，我觉得按照作者的名字分类吧。”

“达格利什的是第一版。你不认为有必要买他的一本精装版？因为他是你的老板，而你在为他工作。”

“不，我读他的诗是想看看我是否能够更好地了解他。”

“那么你了解了？”

“还没有。我无法把诗和他本人联系起来。但是一旦我这样做了，后果是很可怕的。他会察觉到很多的。”

“我注意了一下，还没有任何迹象。这么说你还没有问他？”

“那会让我们两个都感到很尴尬的。别在这上面无理取闹了，艾伦。把它放在书架上就可以了。”

她走了过去，跪在他的旁边。他始终没有提及有关她的专业的书籍，但她看见那些书正整齐地摆放在包装箱的旁边。她开始一本接一本地把它们摆放在最底层的书架上：最新的《犯罪统计学》的副本、《警察与罪犯证据法案1984》、《犯罪公证法案黑石指南1991》、《巴特沃斯警察法》、《当代证据法》、《克利福德·霍根犯罪法》、《警察培训手册》和《希伊报告》。她脑子里想的是《职业女性化妆集锦》，想知道如何能够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把这类书单独摆放在一侧。艾伦正在发表一些言论，也许是潜意识下对她的图书室做出了一些自己的判断。在最初的几年里她通过眼神的排斥和用心的观察亲眼目睹了他们之

竟凯特·米斯金又和他在哪儿住以及生活得怎么样又有什么关系呢？邀请她来家做客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他和她一起在特勤小组只工作了三个月。到底凯特·米斯金检察官和他的家庭生活有什么联系？

他觉得他深知这种不满的根源：是嫉妒。几乎在他孩提时候他就知道他的母亲最疼爱他的哥哥。她在三十五岁的时候生下了大卫，然后几乎放弃再要一个小孩儿了。她对她的第一个孩子所倾注的深厚的关爱明显地表现出她已经付出了她所有的母爱。三年之后他本人降临于世，但却从来没有被他人关注过。他还记得当他十四岁的时候看见一个邻居母亲用婴儿车推着刚出生的宝宝在散步，说：“他是第五个了吧？他们仍然能够得到自己应得的母爱，不是吗？”但他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感觉。

后来，当大卫十一岁的时候遇到了一次意外事故。丹尼尔脑海里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他母亲的反应。她双手用力地抓住了他父亲，两眼圆睁，面部煞白，充满无尽的恐慌与痛苦，突然，无奈之下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恸哭起来。当他在邻居的照看下离开医院的时候，她无助地趴在大卫病房的床上哭了好久。最后，他们不得不从膝盖以下截掉了大卫的左腿。她小心翼翼地把她残废的长子带回家，仿佛他刚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一样。但是丹尼尔心里清楚他永远不会受到这样的关爱。大卫一直是一个勇敢、毫无怨言、随和的孩子。他有着多情、嫉妒、性情古怪的一面，但又不乏聪颖智慧。他怀疑他要比大卫聪明，但他却过早地放弃了他学业上的机会。大卫最终上了伦敦大学，修读法律专业，而后一直从事法庭工作，现在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了一席之地，负责刑事犯罪案件。十八岁的时候他离开了学校，进入了警察局，外人看来这可能是一种反抗的行为。

他曾经半信半疑地对自己说他的父母对自己目前的工作感到羞愧。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他们从来不像对待大卫一样来炫耀他所获得的成功。他依然记得在母亲最后一次生日聚会上那短暂的对话。在门口欢迎他进门后，她说：“我从来没有告诉过福斯代克夫人你是一个警察。当然，如果她问起的话我会告诉她的。”

他的父亲在一旁默默地说：“是在达格利什中校的特勤小组，负责特别犯罪事务。”

他反驳时候的言语中透露出一丝不满，这甚至让他自己也感到惊讶：“我不